



母亲花——萱草

肖远洋 摄/人民图片

宁新路

乳汁是什么颜色?毫无疑问是乳白的,而我却把它看成另一种颜色——红色,鲜红的血色。我不仅把它看作是鲜红的血色,而纯粹把它看作是鲜红的血。滴滴乳汁,是滴滴鲜血变成的。

我把乳汁看作是血,是因为我把母亲的每滴乳汁,看作是鲜血变成的。这是我懂事以后,印刻在脑子里的认识。长久以来,我便把母亲的乳汁,看成是她血管里流淌的鲜血,乳汁是她血管里的血变换出来的香汁,奶水与她的血水没什么区别,只是鲜红变成了乳白、咸味变成了甜味而已。

我感到乳汁是母亲血管里血的时候,我的心刺痛般难受。那时,父亲长年生病花费很大,家里没了主劳力,经济来源全靠母亲和新元哥,家里日渐贫穷,吃上顿没下顿。弟妹出生也不逢时,家里的贫寒,使劳累和愁苦的母亲瘦得皮包骨头,自然没有太多奶水给孩子吃。相继出生的弟妹正是吃奶的年岁,没奶水又买不起牛奶和奶粉,母亲的奶水是他们活命的唯一依靠。可挨饿的母亲时常没有奶,偶尔有点奶水,很快被孩子们吸光。饥饿让人恐惧,弟妹牢牢吸着母亲的奶头不放,

母亲只能把她没多少奶水的奶头塞给孩子。没有奶水的奶头,吸的是血肉,母亲疼得眉头紧皱。母亲的乳房虽然被弟妹吸得疼痛难忍,但她会强忍疼痛,不把奶头从孩子嘴里抽出来。

吃不到奶水的弟妹会慌乱哭闹,越发拼命咬着奶头不放,恨不得把奶头吃进肚子里。母亲的奶头被吸出了血,弟妹的小嘴里满是血水。母亲忍着难以接受的痛,仍不愿把奶头从孩子嘴里抽回来,时常望着孩子的可怜样,泪流不止。泪水掉到了弟妹的嘴唇,被他们当作奶水吸到小嘴。泪水与那吸出的血水一并咽了下去,咽得极尽其香甜。此时的弟妹,总算吃到了几口“奶”水,也总算得到了在极度饥饿中的一丝安慰,也是没了力气哭闹,转眼睡着了,嘴角挂着血的奶水。

当我看到母亲的奶头被吸出血水时,母亲辛酸地抽泣,我的心里在流血。母亲的奶,哪是奶水,简直就是血水。我怨弟妹饿狼般吃奶对母亲太残忍,而母亲说我和弟妹饿急时没两样,吸不出奶水不罢休,也是把她奶头吸咬得血糊糊的,吸出来的照样是血的奶水。

母亲给我讲了全家挨三年饿,我吃了她三年奶,比弟妹更调皮更为难以承受的事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,那是个少有的饥荒年代,没有粮食吃,全村人都靠喝菜汤度日保命。我偏在这时来到世上。我家更穷,连菜都不常有,只能挖菜根充饥。喝菜汤又苦又涩,母亲的奶水稀得像

## 乳汁的颜色

清水,喂不饱我。

没有喂我的食物,只能喂我菜根汤。菜根汤苦涩难咽,我哭闹,母亲只能让我吸那大多时候没奶的奶头。母亲说,没有奶喂饱我的肚子,我除了睡着,睁眼就哭闹着要吃奶,她只好把没奶的奶头塞到我嘴里。奶头常被我吸破咬破了,吸咬出了血水,我就把血水当奶水吸吃了。三年饥荒,母亲让我吃了她三年奶,我不知道吸咬破了她多少回奶头,不知吸吃了她多少回有血的奶水。

每当我看到母亲的奶头被弟妹吸出了血水,看到吸得她愧疚地掉下泪来,我就难过。母亲说,妈不怨你们,怨就怨她当妈的没奶水。母亲对孩子的慈爱和对自己的责怪,让我的泪在眼睛里转圈。

有一次,饥饿难耐的弟弟吸不到奶,哭闹不停,没有任何办法安抚孩子的母亲,也是为没奶水痛苦到极点的母亲,打了弟弟。本来饥饿虚脱的弟弟,已哭得有气无力了,又被挨了巴掌,竟然吓得没了气息。母亲赶紧把他抱到怀里,又把没奶的奶头,使劲塞弟弟的小嘴巴,可弟弟的嘴就是不张。母亲硬是把奶头塞到他的嘴里,他却没有感觉,弟弟没了知觉。这可吓坏了母亲,母亲疯了似地叫他亲他好一会儿后,弟弟的嘴动了,脚也动了,很弱地哭出了声来。母亲赶紧又把奶头塞到他嘴里,他伤心地边哭边吸了起来。奶头没有奶水。没有吃到奶的弟弟也许是失望到了绝望,也许是没了力气哭和吮吸了,含着奶头睡着了。弟弟睡着了,母亲伤心地哭了。

没吃到奶而挨了打的委屈事,在弟弟这里发生过多次,只因弟弟太“闹”,只因母亲忍受不了他的哭闹,就把自己没奶的生气撒到了弟弟身上。母亲说,没奶水让他受了不少委屈,也让她没少生气又揪心。母亲又说,最让她生气又揪心的是我,把我生下来吃的只有菜汤,奶水少的喂不饱我。后来饥荒越重,饿得人浮肿,奶水就更少了,少得一天只能吃上几口奶。没奶,只能喂我菜汤,可菜汤喂到我嘴里,我会立刻吐出来,扑着找奶头,咬着奶头不放,可奶头里没有奶水。那已是连续两天没一滴奶了,要是再没奶水,我就会被饿死。

饥饿让母亲快要失去活下去的希望,她被饿得实在难忍时,在被菜根汤喝反胃呕吐时,就想一死了之。可她面对怀里和身边的孩子,又从绝望里爬了起来,强忍着喝下难咽的菜根汤,也强迫姐姐哥哥喝下菜根汤,她要活下来并要让孩子们都活下来,她要生出奶水,不能把我饿死。由于母亲超人的坚强,我每天都能吃上点奶水。

三年灾荒,母亲喂了我三年奶,我不仅没被饿坏身体,还被母亲的奶水喂得胖乎乎的。当母亲说到我不知多少次咬破了奶头,也从奶头吸出了血时,我的心如同扎了密集的刺,钻心地疼。

我和弟妹赶上了灾荒和贫困的特殊年月,便有了依靠母亲奶水活命的惨痛经历,也便有了母亲没有奶水的苦难之痛,也便有了因哭闹吃奶而吸破和咬破奶头对母亲的伤害,也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倍加感恩母亲的情感染。

经历了饥饿的我和弟妹们,也是靠母亲稀少的奶水活了下来的我和弟妹,对母亲的乳汁,有着生与死、血与肉的特殊理解。因而在我情感里,母亲的乳汁,是血一样鲜红的颜色,是母亲血管里流出来的滴滴鲜血。

舒年

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,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曾提及,“在一千年前,也是在武汉周边,有一个叫黄州,现在叫黄冈的一个区,在那曾经发生过一场寒湿疫”。

那一年,是北宋元丰三年,那年大年初一,苏轼离开京城,远赴黄州城。之前一年,原本上任湖州知州,主政一方“牧养小民”已经三个月的苏轼,突然被抓捕回京,抓捕过程堪称强硬,“二台卒夹侍,白衣青巾,顾盼狰狞,人心汹汹不可测”,而过程足以拍成谍战剧。宋神宗的批示下达后,有驸马提前将消息告诉身在南京的苏辙。苏辙派人和御史台的人展开了一场“赛马”,最终苏辙赢了,御史台的人因为儿子病了耽搁了半天,但这也改变不了什么。

一场劳师动众且载入史册的抓捕行动,只不过因为手无一兵一卒的文官,给皇帝上表时对新政发了两句牢骚,“陛下知其愚不肖,难以追陪新进”,结果御史们抓住这句话不放。其实弹劾之时距离上表之日已有三个月之久,究竟是宋神宗压根没注意这句话,还是等着御史们跳出来,不得而知。

御史们把苏轼写过的诗词逐一翻检,随便看哪句都像“包藏祸心,怨望其上,讪渎谩骂”,甚至说他“无复人臣之节者,未有如轼也”。一番折腾之后,苏轼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,一个没有任何岗位责任和考核内容的闲差,纯粹用来安排贬官。通风报信者也自然被牵连,驸马被削去一切官爵,苏辙被调到江西筠州,五年不得升调。

根据苏轼到任后的说法,那年冬春之际黄州城“僻陋多雨,气象昏昏也”。瘟疫暴发后,本来没有任何权责的苏轼,拿出了圣散子方救了不少百姓。根据他自己的说法,这个方子是从眉山老家巢谷处求得的,身在江西筠州的苏辙也遇到了类似的瘟疫,用类似的方子救治百姓。

苏轼的做法令后世感念,从南宋开始,历朝历代,黄州城内都有东坡祠。东坡同样得名在黄州城,元丰四年,苏轼在黄州城东门外买了荒地自己种田,成了“东坡居士”。之后第二年又在东坡建房子,建房之时天空飘雪,干脆就叫“雪堂”。诗人陆游在南宋乾道六年去东坡雪堂,只见祠堂四壁都画着雪,堂中有苏东坡像,后世认为这就是东坡祠的雏形。

谪居黄州时期,是苏轼文学作品的高峰期,今天,他写于黄州的《定风波》《前赤壁赋》和《后赤壁赋》,早已成为人们的必读篇章。

多说一句,没有一个药方是包治百病的,汴梁被金兵包围时,圣散子方盛行于京师,结果“城中疫死者几乎半数”,而到了明朝,弘治年间的吴中疫情,则是“十无一生”。

## 诗人谪居黄州旧事

### 这个春天 (外二首)

李明亮

我每天与父母、儿子朝夕相处  
帮着打扫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 
每天洗一两次碗  
隔三岔五做一顿饭  
那些土生土长的圆溜溜的萝卜  
矮墩墩的青菜  
一根根粗壮结实的蒜苗  
都来自老家屋后的菜园  
还是快要远行了  
吃饭的时候,我总是要多吃些父母种的菜  
一筷子一筷子地夹  
那每一片切开的茎块或叶子  
都是我留在故乡的魂魄

#### 一只鸟

疫情登记处门口  
一只鸟仰面躺在窗前的地上  
两个爪子微微向内弯曲  
像要接抱什么  
或许,它因为没戴口罩  
而殒命于这片消毒水沐浴的草木  
也和这个季节逝去的所有人一样  
不会有一场隆重的葬礼

#### 谁也不能阻挡春天的来临

无论是否要摘下云朵  
或者拦截雨水  
无论青蒿的嫩芽  
是否还埋藏在松软的泥土  
无论是否已洗净身体,来到清晨的河边  
等待草鶲的叫声  
雷声和闪电  
都会认出你我的名字  
光阴流淌  
多少人执意要把黑暗藏匿于夜晚  
而上苍总是让群山交出黎明

## 男性化妆杂谈

欧阳

最近看到一份调查问卷,是关于男性化妆的。从问卷给出的统计数据来看,多数人认可男性化妆,超过50%的人认为,男性化妆是更“注重形象”的表现,三成以上的人觉得是时尚,并且可以改变男人粗犷的外在形象。只有两成左右的人排斥男性化妆,说是“像个娘们儿”,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。

问卷“化妆”所指,应该就是局限于面容的狭义“美容”。试想,连公鸡都要梳理羽毛,这种本能的“美容”追求何必分男女呢?别的不说,衣饰、发型的捯饬,不也是化妆么?

有点遗憾的是,没找到这个问卷样本群体的性别构成。因为,我觉得什么性别的人认同男性化妆可能更有指导意义,要是女性普遍认可,为博得女性的欢心,想来应该有更多男性加入到梳妆打扮的队伍里。

不过,既然说的是容颜美饰,是否认同男人化妆自然就会有分歧。其他的不说,至少从前的男人,绝大部分是不认可化妆的,尤其60后、70后,或更早年代的男性,彼时别说化妆,可能连擦抹哈喇油的都不是多数。这之中有贫穷的原因,但我觉得更多的,应该是观念。

更有一些抱持成见的人,比如我吧,不仅对男人化妆不以为然,很多时候,对女性化妆也有保留。我以为这种行为方式,不是对自己的肤、色没有信心,就是习惯了用“假面”示人。

如今生活好了,也有观念更新的因素,化妆的年轻男性确实不少,这本来也没什么奇怪的。不管怎么说,化妆,的确能起到美化的作用,更何况现而今多元化的环境,化妆这种个性化的行为自然是更不用说的。因此,那些嚷嚷“像个娘们儿”的说法显然有些偏激,再说了,男人也愿意以更帅的面容出镜,对吧?

女性何尝不是如此!

陋室观复



鱼乐图

赵春青画

## 我的287记忆

红孩

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数字。比如,你一顿饭吃了多少主食,喝了多少酒。再比如,你每天走了多少步,睡了几个小时的觉等等。上小学时,我们管加减乘除叫做算术,到了中学则改称数学。数学又分成代数、几何、解析几何和高等数学等等。我这个人对数学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,有些数字公式可以记忆终身,而有些数字公式就永远也记不起来了。

在我的诸多关于数字的记忆里,287对我是无疑记忆深刻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所在的郊区农场从上边下放了一批技术人员。他们有的分在农场科技站,有的分在生产大队。农场没有那么多宿舍,他们就寄居在附近的村庄里。我们家也住了一对农业技术员,他们是北京农业大学的老师,专门负责种子研究。我父亲那时在村里当生产队长,对于这两位大知识分子,当然是非常崇拜的。他们在一起,除了聊家长里短,更多的是探讨怎样种植小麦、玉米、水稻等农作物。

两位技术员,男人姓云,女人姓崔,他们比我父母大上一两岁。当时,我们家已经三个孩子,而他们结婚四五年了,崔老师始终没怀上,为此他们很着急。我父亲曾跟我母亲议论,这两口子是专业搞种子培育的,他们

就培育不出自己的种子呢?我母亲说,你别胡说,这生孩子和育稻种不是一回事。

老云夫妇白天到农场科技站上班。他们在我们家单起灶。比起我家,老云夫妇挣的是工资,生活水平要比我们高几倍。他们可以三天两头的买点肉炒菜,其味道弥漫在农家院子里,让人馋得直流口水。老云夫妇住我们家,每个月给10块钱房租。我父母用这10块钱,可以买几百斤煤球,剩下的则可以买几块钱猪油。至于其他的蔬菜副食想都不敢想。在农村,最多的就是白菜、雪里蕻、咸菜疙瘩,好一些的有一点胡萝卜、土豆。春夏之际,则在自家的自留地可以种上菠菜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芹菜、扁豆。老云他们炒菜,从来不要肉皮,最初他们是把肉皮扔掉的。我母亲看到后觉得太可惜,就跟老云要了过来。老云把肉皮用热水煮,先把油煮出来用以炖菜,然后把肉皮做成肉皮冻。看着我们几个孩子吃肉皮冻的兴奋劲,母亲高兴地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,仿佛她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。

那时,我才四五岁。听父亲说,老云在试

验一种杂交水稻,亩产可以增加二百斤。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亩产,也不知道一亩地有多大,看父亲的神情,很是有些惊叹。多年后,我了解了一些农业知识,才知道,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们那里水稻亩产可达六七百斤,而他们研发的新品种京双287,已经可以到900斤。这个数字可不说是说着玩的,一亩地多产200斤,全农场几万亩土地,那得多产上千万斤!

可以说,老云他们那一批农业科技专家,就是我们眼里今日的袁隆平。我还知道,我们农场科技站的气象专家,他们对每天天气的预报比市里的还要准,这让我们很是骄傲。老云在我家居住了两年多。后来,农场给了他们宿舍,他们就搬到了农场。临离开时,老云的夫人老崔和我父母商量:你们家孩子多,能不能把老二过继给我们。我父亲说,你们都是知识分子,老二跟上你们,错不了。母亲见父亲有同意的意思,便想了想说,这么办吧,先让老二到你们家住一年,如果你们怀不上了,老二就还回到我们家。如果怀不上了,老二就还回到我们家。如果怀不上了,老二就还回到我们家。

二就送给你们。在民家,有送子招子的说法。母亲显然是相信这话的。

老云说的老二就是我。我在老云家住的几个月他们对我很好,我那时还是称呼他们老师,从内心深处我是不情愿喊他们爸妈的。或许真的是送子招子,我到老云老师家大约三个月,崔老师居然怀孕了。得知这个消息,他们夫妇异常高兴,我父母也非常高兴。这样,我就又回到我父母的身边。

话虽是这么说,自从老云夫妇离开我家,就几乎很少再见面。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农场工作时,偶尔在会议场合见到老云夫妇,他们每次都非常亲热的样子,我也觉得非常温暖。回到家,我跟父母提到老云夫妇,说他们的京双287杂交水稻亩产已经到1200斤了。父亲说,老云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把一生都交给农场了。现在也都老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我离开农场,到京城工作。我曾经几次动念头要去写老云夫妇,可每次都以机会还有的是给借机错过了。如今,当我下决心回农场时,农场的科技站早已没有了。原先的那些大片的良田、饲料地,则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居民社区和绿地公园。也就是说,我们过去曾经的农场已然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。此刻我想问,老云夫妇,你们的京双287可曾还有所保存?如果有,请送我几粒,我要永远的保存它珍视它。

